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111 期 | 2016 年 6 月 5 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半个世纪的温情 ——金汇镇老人郭裕先义务理发 50 年

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一套理发工具上门,50 年,奉贤区金汇镇上活跃着这样一位“剃头师傅”。

“老唐,今天身体怎么样?我来给你剪头发啦。”每隔两三个礼拜,家住奉贤区金汇镇白沙东苑的唐德明家就会迎来一位常客——78 岁的郭裕先。老郭一进门,熟练地拿出电推刀等理发工具,给唐老伯围好围布,轻轻抬起他的头,头下垫一块毛巾,20 分钟,就给唐德明理好了一个清爽的板寸头。唐德明瘫痪在床,没法“招待”老郭,只能请老郭坐下休息一会,但老郭凳子没坐热,又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到其他人家去了。

从给学校学生理发,到上门义务理发,在金汇镇,老老少少都认识这位热心肠的“剃头老师”。从青年到暮年,半个世纪的岁月流逝没有抹去他服务的热情。50 年,4 万多人接受过他的服务。“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只要我走得动,会一直坚持下去!”郭裕先说。

从“语文老师”到“剃头老师”

上世纪 60 年代,理发师不多,特别在农村,人们想不到去刻意护理头发。当时 27 岁的郭裕先,是齐贤镇行前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细心的他发现,许多学生常年累月不理发,头发里长出了虱子。“要不,我来帮孩子们理发吧。”郭裕先自掏腰包购置了理发工具等,说干就干。

刚开始是“赶鸭子上架”。郭老师没经验,剪不好,便拿亲戚“练手”,剪得七高八低,有的还剪秃了头。他便跑到镇上的理发店观摩,如“三毛学生意”一般,一步步学如何剪发型、刮胡子。经过一个月“偷师”,郭裕先慢慢上手了。

从此,教学之外,义务理发成了郭裕先最大的乐趣。每天午饭后,郭老师的办公室里格外热闹,四五个学生排排站,享受郭老师的理发技艺。看到孩子们清爽的发型,家长们还以为是学校集中组织的理发,得知缘由后,都感激他的义举。每年暑假,即便是冒着三伏的酷热,郭老师也要帮返校的大部分学生理发,全校 176 名学生,几乎都要理个遍。

渐渐地,郭老师名声远扬,连生产大队里的职工们也都知道有一位“剃头老师”而跑来找他,他每次都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当时,每个月收入在 25 元到 27 元左右,去理发店理个发要 0.5 元



老老琐言

新颜从头开始

文/ 剑箫

很多老年人似乎以为自己和“妆容”渐行渐远了。这,可以理解,毕竟,老年人“取悦”于他人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不“妆”也罢。于是,相当一部分老人衣着马虎、邋遢。可是,却有一样“妆容”,老年人少不了,也不肯将就,那就是理发。

理发难道不是妆容?试试,假使披头散发、焦头烂额地进行社交活动,看谁还能把你当正常人,谁还肯与你为伍!

中国的老古话,对理发师格外关照。比如,“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操世上头等大事,理人间万缕青丝”、“旧貌一剃了之,新颜从头

文/子歌 张莉莉 图/张启睿

开始”、“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闻到头堪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之类,其实都在说理发的重要,理发师的能耐。理发师甚至被叫做“待诏”!

老年人的精神状态,首先要从“头”展示,这绝不是虚言。古代人不肯忽视,即使他们是留长发的;现代人更当回事,即使他们没有多少头发。

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应。可是,如今能够给老年人配置的社会资源(理发服务),是短缺的,是不够优质的。因此,期待有“功夫”有“手段”的“待诏”就很迫切了,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吧。”郭老师觉得,看到大家快乐,他理发有了价值。

从“校内服务”到“上门服务”

助人为乐是朵越开越香的花,香飘千里,渐渐地还把郭裕先“送”出了学校、家里。

1976 年的一天,郭裕先经过白沙村时,看到白沙村的钱龙章老人两腿残疾,头发乌七八糟,只能撑着一只凳子一根棍子行走,他十分心酸,立马用随身带的工具为他理发。此后,郭老师决定,定期主动上门为他服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坚持了 34 年,直至钱龙章去世。钱龙章曾常跟人说:“郭老师对我的帮助绝不是简单剃个头,而是用这份关爱唤起了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我来说,这就是雪中送炭。”钱龙章的孙子也十分感激,“郭老师每次来,不仅给爷爷理发,还给我们一家四代人理发,是我们全家最尊敬的人,我长大后也要像他这样帮助别人”。

家住解放二村的杨林冬,是个独居老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卧病在床多年,得知郭老师的故事,试着打电话给他,郭老师二话不说,花了 3 小时坐车从金汇赶到南桥。进门后,郭老师惊呆了,杨林冬瘫在床上,家人都不在。他赶忙

帮杨林冬换好裤子、床单,再帮他理发,此后定期上门。熟识后,每次去理发,郭老师还经常把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带去,“老人缺乏关爱,能帮就帮点”。

郭老师的老伴告诉我们,除了理发和“为老服务”,老郭几乎没有别的嗜好。即使 1999 年退休以后,郭老师仍如从前一样。

1994 年 3 月,郭老师参加学雷锋活动,第一次到齐贤敬老院义务理发。他回忆,那天他一口气剃了 44 人,握剃刀的手都磨出了血泡。老人们格外高兴,他们希望郭老师再来。“以后你每个月来为我们理发好吗?”“当然可以。”

为这句承诺,郭老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为敬老院数十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还自己花钱添置了电吹风、香粉、头油、洗头膏等。有一次,郭老师不小心弄伤了脚,在床上休养了几天,想到去敬老院理发的时间到了,老人们一定在等着他,他不顾伤痛,让儿子送他到敬老院,老人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白沙三组的王德章夫妇,也是因为年纪大不方便出门,偶然的一天,王德章的小女儿碰到退休的郭裕先,问他是否还上门帮人理发,郭老师说是。从此郭老每个月上门理发一次,就这样一理理

了十几年,直到王德章老人逝世。根据老人的嘱咐,郭老师还为其最后再理了一次发。

从“一人两手”到“师徒联手”

如今,大街上理发店挺多的,但郭裕先还是很受老人们欢迎。

在郭裕先的服务对象中,不乏比他年纪更大的老人。我们问他:“会嫌他们脏吗?”“以后我们也会老,在有生之年多付出一点,感动他人,感动社会,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郭裕先说,很多老人年纪大了,走不动,我为他们免费理发,还可以帮他们减轻子女负担。“在有生之年,只要走得动,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前几年,郭裕先动迁至大居恒苑社区,每月都为社区内老人免费理发一次,通常一站就是大半天。每当郭老师外出免费理发,郭老师的老伴就在家给他准备好饭菜,在后方默默支持着他。

在郭老师的影响下,另一名志愿者王拾妹也参加了社区理发志愿者队伍。从此,郭裕先从一个人两只手,升格到了“师徒联手”。师徒俩受到了居民的热情称赞。在小区里,当他看到外地来沪人员的孩子头发长了,也会主动提出帮他们理发。

很多老人过意不去,会送他送一些糕点之类,郭裕先每次都是拒绝收礼,实在推脱不了,就带着自己家里种的粮食瓜果,送还回去。他说,理发不图回报。他也不觉得这是低人一等,恰恰是别人对他义举的肯定。他总说:我做的都是小事,积少成多,坚持下去,就能影响更多的人。



采访手记

积善成德,圣心备焉

每当郭裕先骑着那辆“破坦克”经过,邻居们都会喊一声:“老郭,慢点骑。”

天下为公的传统精神似乎从一个老人日渐佝偻的身躯中重新焕发生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人,带动着整个小区的和谐。50 多年,他收到了 30 多面锦旗和 50 多封感谢信。很多当年找他理发的年轻人,如今也成了老人,抱着孙儿,还是找他剃头;有的学生至今和他保持着联系;有的老人觉得郭裕先服务好,剃得好,又把他“介绍”给别人。

在很多人眼里,郭裕先的善良、热心肠远不止这些。他曾经冒着严寒和危险从沼气井里救出两位学生,也曾看到老人突然晕倒在楼梯而立马急救……

在郭裕先家中一堆锦旗和感谢信中,老人最视若珍宝的是一纸“奖状”,上面写着“郭裕先同志: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好人”。这是大家对他的肯定。

积善成德,则圣心备焉。存善心,行善举,纵使是“剃头匠”,也能备“圣心”,成“圣人”。庙堂之上不缺朱门酒肉的“大人”,江湖之远,更需要郭裕先一般朴素的坚持。